

AI BING TONG KU ZHE

爱

并

痛

苦

着

小小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AI BING TONG KU ZHE

当一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女，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到两情相悦，以心相许时，才会感到语言的贫乏，词汇的极限，不足以示爱……

怪怪作坊类小说



AI BING TONG KU ZHE

爱

并

痛

苦

着

—— 小小◎著

上

当一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女，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到两情相悦，以心相许时，才会感到语言的贫乏，词汇的极限，不足以示爱……

怪怪作坊类·小说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并痛苦着/小小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3(2009.1重印)

ISBN 978-7-80094-358-4

I. 爱…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601 号

书 名	爱并痛苦着
作 者	小 小
责任编辑	钟 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50 元(上、下册)



爱·并·痛·苦·着

小
小
著

梦里的女人 醒来的我

(也是序)

有梦是幸福的,逐梦是辛苦的?女人好像一生都在梦里,一觉醒来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只是浸在逐梦的日子里。

我要告诉你:我曾经把自己给丢了。真的,婚后的女人常丢了自己,即使是在梦里。人只有在找不到自己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脆弱、孤独、无助与陌生。

我们常常觉得与别人沟通很累,其实是自己感觉到的沟通与实际是否已沟通,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在自己过于缜密的心思里,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同劳动便绝对、必然的导致亲密无间,无论是爱侣,还是自己。其实是自己错位并很懒,以为为家人做了事便是沟通,以为跟他有了那事便是沟通。其实沟通就是沟通,完全不在于操作技巧的生熟和心理距离的远近。

1

当我们觉得再没什么花招与花样可以用来沟通时,真的会断流吗?亲情真的会沙化吗?爱情真的会出现冰川期吗?那可是连恐龙都会灭绝的哟。何况那点儿原本不多



的感情！倒霉的是，我有时真的会一炮三响，包庄的事不仅会让我粘上，还连着庄。

其实当我在对方的眼里找到自己时，我才发现连我自己也不是十分喜欢的那个真实的我。我简直是个愣头愣脑、不合时宜的家伙。那是因为我在心里把自己像包装明星一样包装得太久了。已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市场的需求与人工的品质，会导致品牌效应；在人造的完美环境里待久了，会让我习惯于享受那种非天然的美丽。其实，我只不过是喘息在用时尚涂抹、用想象构造的人壳儿里。

我有时恨自己，真的很恨。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当时恨的不过是与自己捉迷藏的命运，而并不是活该遭遇那命运的自己。

还有呵，握在我手里那把丈量爱的尺子，其实很苛刻，它要求对方永远是那么的具体，要求自己永远是那么的模糊。非常……非常……经过“非常系列”以后，我才发现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自己。但生命当中本应出现华彩乐段的那几章已经翻过去了，情感渲泄的实况不能转播与重放。于是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倒着前面的“带子”，徘徊在为那没有出现华彩的懊悔里。直到生命的火（且算它曾经有过炽热与燃烧吧）熄灭。

②

值得庆幸的是：我醒了！

当我醒着的时候，我就是阿竹——书中那个粉领的女画家，骨子里是那么的玉树临风、敢作敢当，可以骗自己但绝不骗别人。虽然活成真女人真的很难。



我又是俗美的性情中人,摆脱不了苍桑的犁、烙;在生活里还是个平实的渴望真爱、真诚与真挚的女人。当“我”寻梦寻得累了,便会在雪域高原上打个盹儿,让那里的灵性劲吹,把我荡涤成一空壳儿,使我的品质密变成梦醒后的坚强,使“我”从那里脱胎成鲜活的藏羚,沐浴在真爱的朝阳里、裸奔在情感的河里。那才是我,我找到了自己。

我想“我”的梦说不定正是您的梦的一个由头儿呢。梦里我会化成一个奇美的感性尤物、身形灵异的精灵,LET'S GO! 用自己的智慧、身体……,去铲除一切情感骗子。

这就是我.用三维人格写出的关于我这个女人的故事,不论开心、堵心、忧心、闹心、揪心……爱是什么?只有用温热、带着律动的心与严酷的现实砥磨过,才会知道那份心痛的滋味。



爱·
并·
痛·
苦·
着

小
小
著

目 录

1. 婚姻是男人对女人一生的承诺 (1)
2. 谁说“人之初性本善”我就飞他一脚 (21)
3. 熄火,看爱被烧开 (47)
4. 给痛苦加点儿糖 (61)
5. 坐在婚姻的桥上数桥影里的波纹 (77)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一起慢慢变老 (93)
7. 生活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明开暗合 (103)
8. 登上新大陆,不仅意味着占有与统治 (121)
9. 生命的条件就是消费 (143)
10. 夫是妻今生窑变的梦 (155)
11. 寂寞是一种净化心灵的孤独 (177)
12. 人到四十进入战略防御阶段 (185)
13. 在让所有的叶子都触景生情的日子里 (199)
14. 地上有一群渴望微笑的我们 (211)
15. 立在心墙后面躲避的不是别人 (225)
16. 维系是一种韵致 (233)
17. 是鸟儿总会栖息在葱茏蓊郁的枝上 (247)
18. 找到自己不容易 (259)



19. 守一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277)
20. 窗外有片由我们组成的风景,但景色 并不能将自己观赏·····	(291)
21. 当风吹过的时候云在想:你是否也曾悲伤·····	(305)
22. 无法忘记的才是心里永远的痛·····	(323)
23. 当心跟爱一起走时感觉像在飞·····	(331)
尾声·····	(353)



我炒了他——门杰，我的第一个男友。其实门杰人不错，长得一副贵族派头，至少像大清时的八旗子弟：生着文人的头脑、武生的英气，高挑的个头，眉眼绝对刚毅。之所以炒了他，不是因为他踢死了怀着身孕的母猫，而是因为他的家。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门杰家时，他父母正在争吵。准确地说，是门妈妈一个人儿练“单口”。门爸爸在一边闷声不响地抽着烟，偶尔跟听戏似的在膝头轻叩板眼，烟雾在他面前袅袅升腾，刚好把他分割出令人无奈的画面，好像他完全是独立的——犹如一枚未入局的棋子儿。

令我畏惧的不是门妈妈的唠叨话儿，而是那种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还让人难以理解的坚韧的砥磨。我宁愿承受男人的强暴，也不愿让一个自称爱我的人用一把本无刃的锉刀，在精神上日复一日地打磨。

门妈妈无需任何交流，便执著地将哭骂声推至环保限制级。

只见门妈妈眼皮也不抬，哭诉着几十年来沉积的不幸，那新仇旧恨由单本变成多本，由一集引出长篇，如同泄洪期



的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在她声泪俱下的过程中,义愤之极,还要用跺脚顿足来增强音量、切出重音以强调语气。浑然不觉,人生如寄,雪泥鸿爪,匆忙间只是一季的枯荣?

这使我顿生反感。我从小就最最羡慕小朋友的家,那里有着一张很大的桌子,桌边儿又拱着很多人的家。在我的心目中,拥有十多口人的家,才能算是真正的家哟。

我常匆匆吃下饭,便扒到楼梯口的窗子往外看:看那些正在吃饭的人家;看小孩子怎么用小手攥着筷根,从菜盘里提出肉末;看妈妈怎么一一给家人添饭菜,轮到自己只有舔一下勺里的剩余;看老人怎么坐在根本就够不着饭菜的地方,抚摸着豹子般扑向食物的孙儿;看孩子怎么在大人上班带的偶有干粮与煎蛋的饭盒前磨磨蹭蹭。

我对家的向往,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数九寒天里渴望温暖一样,渴望拥有一个不一定温暖、不一定有火鸡与圣诞树,但一定要有很多很多人的、热闹非常的家。只要那里有一大家子人,大家开心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便足够了。

在门杰眼里,这一切本不算什么。一只苍蝇散漫地飞过来,“嗡”地落在门杰的眉毛上,门杰准确地一巴掌下去,然后把血肉模糊成一团的苍蝇蹭在沙发巾上。

当我被告知女孩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便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女的不能做的,谁做呢?”

妈说:“你爸。”

爸,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羽化了——虽然他不是和尚,但是他过早地变成了妈的记忆,尘封于我的相册。



“那爸做不了的，谁做呢？”这个问题妈就没有回答。我常想：是不是妈很笨，答不出？反正在等不及妈妈变得聪明且能作答时，我已经在没有男人的家里长大成人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的是温暖，我需要的是亲情。亲情对我来说，远比温饱更重要。只是朝趋暮避，世态炎凉，情感与关爱，没有物质那样容易丈量、容易标价罢了。

我是带着沐浴朝阳的渴求，走进他——门杰家的。

门爸爸见我们来了，有些不自然，因为我是第一次登门，他以让座沏茶传递了友善，也表示愧疚。他眉展心舒地忙活着，嘴里仍不时地应答着老伴儿：“哎，好！真是好记性。”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口相声里的捧眼儿。

然而门杰的作为透着暴力，他将我一把掠进怀里，直逼他住的小屋。我试着逃开，可是不能，他像蝎子一般钳着我。

甭管谁进谁出，一概不干门妈妈的事，也不致影响她宣泄的质与量。咆哮是否能于事有补，已没有争论的必要。她就那么轻车熟路地把对生活的反抗一概引流进哭骂，并让这种哭骂在如歌的岁月里形成惯性，以至出口成章，美景天成。

门杰把我按到他那床头贴满战斗英雄和已故先烈的单人床上，贪婪地吻着我，全然不顾我此刻的心情。他是占有欲很强的人，也是很容易调动自身情绪的人。他现在就想占有我的每分每秒。但他离我越近，越让我感到陌生。我清晰地看到了他鼻孔里龇出的粗壮鼻毛，一股恶心与窒息的感觉袭上心头。我的肉体与精神都透不过气来，像是面对一头正值发情期的公牛。



外面的声音终于稀落了些。一定是老太太有些倦了,累了,口干舌燥了,才自动收了话茬儿与针线,一举饮尽门爸爸递过来的早已晾得温度适中的花茶水,像个转场的演员,径自下厨,张罗饭辙去了。

门杰全然没显出一点难堪。他收了吻,带着亢奋的喘息开了门,端来茶水递给我,又顺手为我剥了只橘子。

“你刚才不是在吻我,而是在吻你妈。”我吐着橘子核,总结着刚才的涯情。

“嗨。没事。你当不成我妈。”

“可我的感觉能让我分辨出来,我整个身心都被你妈占了。”

“是因为我家老三。”他在将橘子瓣塞进我嘴里时,把话峰岔开。

“他大学毕业了,搞了对象,要跟那女的留在湖北。”

“就为这?”

“我妈想让我爸亲征,到湖北把老三捆回来。我爸是那
人吗? 不接令牌,那还不找撸?”

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冷。其时正值人间四月天,刚好是诗人写诗、蜜蜂吐蜜的时节。可门杰的热情却无论如何唤不起我的激情。我扣上胸口的衣扣,门杰的目光仍依依不舍地停在那里。

当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桌时,门妈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这反倒使我有些诚慌诚恐、难成自然,也使我好生奇怪,弄不懂家的成分,更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挤进



这本已拥挤不堪的家里来。呆呆的，像动物世界里生了蛋、转眼便自己踏得粉碎的特傻的鸟。

但是，我还是要庆幸自己，终于坐进这个拥有三儿一女，以及父母双亲的大家庭。双手能够抚到供全家人吃饭的大桌子，指尖在桌子的背面儿上游移，使我情不自禁地有些颤抖。这可是令我神驰已久的大桌子，虽然看上去不如我想象中的富丽堂皇，但那纹理，像是记载着生活的音响，写意着成长的欢乐。当你接触它的开榫点，凝视它的风剥雨蚀，你才会洞察它的久远，像儿时的梦一样久远，比儿时的梦还要久远。这才提醒我，它与我的距离，岂止是一步两步，那是一种生命的距离，它不属于我，在梦里也只是别人家的东西。

正吃着饭，门杰大哥的未婚妻寻上门来。他们正准备结婚，女方娘家人是来看家俱的式样、看铺盖的搭配的，随行的还有两个如同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亮丽胞姐。正商议着彩礼，不知哪句话说差了，茶壶茶碗儿便腾空而起。三下五除二，刚上桌的饭菜都种回到地上；新房里的转角组合沙发扯到了楼梯口；床上的细软也移到地当间儿，墩布头儿似的络着。

几乎所有的嘴巴都在争执，一对一，二对二，也有能者多劳的，好像人人都装着一肚子当仁不让的真理，而且都必须在此时此地鉴定真伪。雄辩不论男女，动手不分长幼，各个献计献策，各个召之能战。刨去我。

不大的工夫，梳理得当的头发已经重新造型，有几束凌乱地扔在地上；胳膊与鼻梁被抓得见红见白，溅得粉墙着红



彩。特别是门妈妈日久天长的功夫,与三儿一女的家庭组合阵容,愣没镇住人家三个丫头片子。门妈妈被这一窝心脚踹得只有直挺着身子进医院吊瓶输液。门家老大只恨自己,当初为什么焊点不实,没把她“生米做成熟饭”。

门家未过门儿的大儿媳一举粉碎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婚姻,还有我对嫁进大家庭的憧憬与企盼……

我炒了他,其实是把自己罚出了婚姻家庭的局。我只想快些出逃,逃得越远越好,哪怕是逃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逃进车水马龙的闹市,也比在他家里好过些。

.....

在夜醒来的时候,47次列车驶离北京站。

加挂车厢里人并不多,车厢入口处立着两个在车开动后才蹿上来的人:男的二十五六,留着盖耳直发,皮肤很黑,黑发黑衣衬着黑人,像一团带雨的云飘进了车厢,只有瘦脸上的那双不大的眼睛闪着光,高挺的鼻子与眼睛一起嗅着车厢里流动着的人;女的二十三四,眉眼儿长得很好看且耐看,尤其是皮肤光滑得呈现出绸缎织物般的质感,她穿着猩红色吊带曳地长裙,外面松散地披着一件同色的短褙。此时,那男人的右手刚好在短褙里搂在那片无遮无拦的皮肤上,女伴则热切地将他的手从后背拽进自己的衣服里,让那只手在她的身上摸索着。她吃吃地笑着,从精致的嘴线姣好的红唇里发出不易察觉的声响。她与他连体似的一直挂在他的脖子上,神情有些迷离,使原本很大很透亮的眸子含义不清。她不时地笑着把嘴凑到他的耳朵上去,好像在说着什么,其实什么



也没说。在他俯身倾听时,她用齐白的一口碎牙轻咬着他的耳垂儿,松开时便发出一串数字:“22、23……。”接着便又孩子吃奶似的将他的耳垂吮在嘴里。

这就是我在喝了自己婚姻的壮行酒之后,便成了这副德性。男的便是我的老公,法律上的、正式的老公石泊宁。

整个车厢都充满酒后的醉意。像婚后的女人,醉透了自己,也惺忪了精神与肢体。

这时车厢里一群维吾尔族的男女,很开心地以极快又极兴奋的语言交流着。他们有二三十人,可能还要更多些,由于他们不时地有人开酒瓶有人洗水果,进进出出的一时很难统计。

我与石泊宁落坐22号和23号座位,对面坐着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不时地在摇摆的车厢里摇摆地走着的两岁多的男孩儿。由于酒精的作用,我一直很想笑,而且一直在笑。别看酒装在瓶里很安静,但装在肚子里便一定会天翻地覆。有了座位,我便索性踢掉红鞋子,整个人红红地一堆瘫进泊宁的怀抱,像乌云里的一抹霞光。

自从跟门杰分了手,不得不承认恋爱使我长大了。我不再对周边的陌生存有恐惧,而是喜欢那不期而遇的陌生。比如站在陌生人川流不息的街头,看那些陌生的男人陌生的女人,有漂亮的,有不漂亮的,有的印堂发红,有一脸清教徒模样的。我觉得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陌生的环境使我觉得贴切,因为没有隔膜,使我不至产生逆反心理。有时我站在陌生的人群里觉得自己很强大,可以与任何一种生存状态较



量,觉得自己又活成了一朵云,很纯,很美,能独立,能天马行空。

门杰在我跟他分手的那天晚上,想都没深想,便拉着一个疯得可以的、外号叫“大掇巴”的女孩儿去了舞场。逢舞必跳,每跳必蹭。起先“大掇巴”还觉得门杰够味,起码让他们这一对儿把舞场给震了。可越跳越不对劲儿,门杰哪儿是在跳?简直的疯了。有伴没伴儿的,他都惯性地舞着,舞着舞着就坐到地上。门杰心里说,跳舞算什么玩艺儿,自己空长成这身板儿模样竟让一个娘儿们给甩了。他越舞越觉得没劲,越没劲越舞得欢。直到乐队收了摊儿,他还扯住“大掇巴”不放手。

“大掇巴”说:“你成,敢睡我吗?”

门杰说:“孙子不敢。”

“大掇巴”撑开嗓门儿就笑。门杰看见了她紫红色的嗓子眼儿。他从车棚里推出摩托车,一脚踩着了,屁股左一歪右一歪地沿街风驰电掣,“大掇巴”的笑声就灌满了大街小巷。直到他们风驰电掣到十字路口,发现了新设置的水泥分道隔离墩儿,已经来不及了,整个摩托车的前轮都顶在坚固的水泥墩儿上变了形儿,门杰的下身也受到了重创。“大掇巴”被空抛了出去,在医院里把开皮开肉的地方缝了不下十七针,门杰的下巴也摔脱了臼,胳膊、腿儿连肚皮都戳出了白肉,下身痛着像有一大堆老鼠啃着他,他想到自己曾经虐待过猫,便两腿分得很开地走着,像被猫捉弄后的老鼠一般。他瞧着“大掇巴”血葫芦似的包着绷带的脑袋,止不住地傻乐



起来。

“知道吗？安妮，这只能伤害我的肉体，伤不了我的心。”

“我真心疼，我老舅从香港给我买的连裤袜，一晚上就给废了。”

虽然他们不是名人所说的：让人感觉到你的无知，才是最大的睿智。但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心境有时竟能达到默契，也确实是一种奇迹。

这时一个佩戴着“列车员”胸章的女同志一一验票。好像我们不多的几个人，不是从她眼皮底下进入车厢，而是从火车的车门以外的地方溜进来的。

头很沉，结婚使人头疼。而石泊宁抱着自己的女人，却使他更头疼。没有地方睡觉，这对于一对刚举行过婚礼的新人来说，现实是严酷的。所以，当列车员验他手里的两张硬座票时，他急切地问能不能补办卧铺票。列车员冷冷地说，得找列车长解决。好像说着几个世纪前历史上的人与事。这时我顺着石泊宁的身体滑向地面，他不得不把我提起来，就在这当口，列车员带着鄙夷的神情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本想从容地为那些跟风找对象结婚的小姐妹们做个样板，换个活法。小脑筋里不仅一次地设想过自己的婚姻如何超凡，如何脱俗？即便“空前”没我的份儿，那么“绝后”总该轮到我了。最最紧要的是：千万别慎在别人后头，又如七月晚桃跌了行市，那才是最让人闹心的。我喜欢突发变故，特别是后队变前队的领骚快感。当别人的喜糖嚼在嘴里时，我信誓旦旦：“来晚的，捞稠的”，以补足我的虚荣与中干。